

陈超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当代外国诗歌佳作 导读

下

安·阿赫马托娃 (1889—1962)
俄给曼德里施塔姆
新 (法军)
米洛斯拉夫·普鲁佐 (1890—1962)
母亲的镜子
那些轻佻的系带之前……
安·普
那么特别地
米洛斯拉夫·普鲁佐 (1923—)
拿草也
对于破碎的简短沉思
时间的死亡
新开拓

脸对
死
异常
的地点在
阿维尼翁
成为
疯狂的石
悼念叶芝
世事沧桑话吧
准备一份报纸
黄鼠狼的时辰
赞美我的子宫
太阳石

天波那
弗拉基米尔·
我都在一个秋日
叶甫图申科
虚无主义者
巴·赫
巴·赫
沃兹涅辛斯基 (1933—)
话语
年史
在院
里
玛丽叶
破晓的简短沉思
水洒上的脚印
九片 错过的机会



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

陈超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下

当这小小的铜罐

当这小小的铜罐
装满我的骨灰，极耐心地
把它洒在青青的草地
我的爱不会这样愁眉不展

抹去你歪脸上的眼膏。
想起在我们产生欲望之时
写这几行字的手指，
它生前爱你如获至宝。

并且把昔日的我取笑
还在电影院里打呼噜，
衬裤不住地下滑

小小的玩笑和笨拙的步伐
永远走向你，以得到
你今日仍炙手的富足。

(胡小跃 译)

[导读]

这首诗在对“叙述时间”的安排上颇具匠心。诗人采取了“预叙”的方式，先写出“未来”的情境，然后从“未来”向“昔日”回顾。这二种时间的交叉，使诗歌语境开阔，更富于容纳感。

这种“预叙”的方式，在诗歌史上已有成功先例。如十六世纪法国诗人龙沙的《致埃莱娜的十四行诗》：“当你十分衰老时，傍晚烛光下/独坐炉边，手里纺着纱线/赞赏地吟着我的诗，你自言自语/‘龙

●比利时

许霍·克劳斯

许霍·克劳斯(Hugo Claus, 1929—)生于布鲁日。青年时代热衷现代派绘画,随后转入现代诗创作。四十年代末以画家身份参与了比利时“眼镜蛇”先锋艺术运动,1950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猎野鸭》,引起轰动,由此步入文坛。不久,他在巴黎结识了一批荷兰实验派诗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诗艺不断精进,在对人潜意识的挖掘和语言“自动性”展示上,表现了精湛的技艺。1955年他与电影艺术家艾莉结婚,除写诗之外,兼事电影、戏剧编导,和小说、评论等写作。同期出版的诗集《乌斯泰克之诗》,虽以家乡小镇乌斯泰克的人与事展开诗思,又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玄思品质,在地方性与象征性两方面均令人满意,被认为是战后荷兰地区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作。六十年代后期,欧洲的学生运动、和平示威运动对克劳斯冲击很大,促使其思想与诗风发生了变化,开始深刻介入现实,处理社会性乃至政治性题材。其诗作批判社会的不公正和文化异化,抒发了普通人民(特别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内心的焦虑和忧伤。

克劳斯是本世纪比利时最重要的佛兰芒语诗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候选人之一,在欧洲文坛享有很高声誉。无论是他的前期作品所成功体现出的语言和意识的实验精神;还是他的后期作品中深刻揭示的人类生存境况,我们都会看到他对个体生命和整体生存的持续深入,他对诗歌形式与功能的双重关注。他关注诗歌的内在肌质,写出了形式精粹的诗,而同时,他宣称“我并不缺少纷至沓来的思想”(《圣物》)。

克劳斯的主要诗集是《乌斯泰克之诗》(1956),《桑格里埃先生》(1970),《听说》(1970)等。他的剧本曾四次获得比利时国家大奖。

沙爱慕我，当我正美貌华年’……”再如爱尔兰象征主义诗歌大师叶芝的《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过去的浓重阴影……”这两首诗（特别是后一首）笔意深沉，并有一丝“错失”的哀伤流贯其间，显示了诗人高贵的情怀和“严肃的爱情”。

是啊，爱情是严肃的，但“严肃”却未必一定要出之于“严肃”的词句。用那些看起来不那么“严肃”的词句来表达深挚的爱情，也自有着异样的难度和后现代性活力。克劳斯的《当这小小的铜罐》就是这样的诗，我们在此真切地看到了诗人个人的性情，以及他吸收传统又能出新的功力。

克劳斯没有写“当你老了”，他索性写“当这小小的铜罐/装满我的骨灰”，诗人豁达风趣的性格跃然纸上。死是每个人必然的归宿，它没有什么可怕的。诗人叮嘱亲爱的伴侣，到那时不要哀伤，不必留下骨灰做什么纪念，将“我”的骨灰“洒在青青的草地”，让它和青草融为一体回归地母的怀抱。诗人说，“我的爱不会这样愁眉不展”，而“你”，也不必因我的死亡而痛苦哀泣得面庞扭曲，当心这样会抹去你美丽的眼膏。多么风趣而又善良的诗心，就在这不可挽回的沉重的“死亡”，与轻盈的生者的“眼膏”之间重量“均衡”的叙说中呈现了。我们能说这种破天荒的“不严肃”的均衡，其骨子里不是有着更为深沉更为内在的情感吗？诗人没有吁求亲爱的伴侣重读他为她写下的情诗；而只是说请你能想起“我”的手指，它曾为你写下过“几行字”，但它更多的时候却是爱抚着你。这爱抚是更多的没有写出的无言的情诗呵！诗人没有自矜，更没有因诗人的身份而自我迷恋，他与爱人是平等的，是一个普通男人爱另一个普通女人，而不是一个诗人“赐福”于一个女人。

接下来，诗人的运思显得更为“不严肃”。他没有写感天动地的戏剧化的爱情，而是拈取了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滑稽细节，本真而生动地记述了两人间朴实而亲昵的关系。当“我”死去，“你”不要哀伤，想想我们之间有趣的事儿吧：“我在电影院里打呼噜”（克劳斯的妻子艾莉就是著名的现代电影艺术家），是那片子沉闷还是“我”对现代电影缺乏敏识？无论何者，都教你失笑。此外，“我”的一生大大咧

咧不修边幅，步伐憨实笨拙，“衬裤不住地下滑”，你多少次快活地“嘲笑”我，那“嘲笑”中又是包含着对我粗放性情欣赏的呀。亲爱的，请记住这些“小小的玩笑”，请别伤悲，我今去矣，但心儿“永远走向你”。你能做到不“愁眉不展”，就是对“我”最好的怀恋；踏实而明澈的心境本是我们两个人“炙手的富足”，而现在你身上就活着两个人，请保持这心境吧。

这首诗处理得本是“哀歌”题材，但诗人个性化的真切的情感和过人的“预叙”技艺，使之翻出了带有“喜剧”成分的本真新意。在轻快的气氛中寄寓殷殷挚情，以日常生活细节来举重若轻地表达深沉的感情，这体现了克劳斯旺盛的创造活力。

农 民

三十头猪，十五头奶牛，一辆 75CV 拖拉机。

五十只鸡，电视，没有孩子。

（“我们想要孩子，先生，
可我们不想上医院，
因为女人会有麻烦，先生，
谁来照看这些牲口？”）

一栋栋别墅，“孩童”、“微风”、“春风””
立在他们的田野当中。

挂着标志的小路上，佛兰芒观光俱乐部
穿过他们的燕麦黑麦在散步。

星期天，做完弥撒，他们把脸刮得光光，

穿着背心，改头换面，浑身不自在地
 沿着自己的财富前行，望着平时看不见的土地，
 由于劳作和播种缺乏远见。

每周每天都是大马铃薯，
 庆祝节日的冻鸡。
 当空气沸腾，乌鸦打哈欠，
 他们靠在鸽子边的重油罐上
 喝它几口信得过的啤酒。

整天举着手，搬回干草、
 或小镇信用社的存折填满，他们才会发抖。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三点五。这没危险吗？”
 公证人说这很好。可是先生，会出什么事吗？）

村中教堂的钟声是否会
 保护他们？
 为了消灾
 三只蝙蝠被活活地钉在谷仓的
 门上。

（胡小跃 译）

[导读]

此诗选自诗人1970年出版的诗集《听说》。这部诗集的题材多具有社会性，诗人思考着六十年代以来的欧洲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问題：社会的不公正，时局的动荡，文化异化，经济的畸形发展和衰败，普通的“小人物”生活的困惑和心灵深处的孤独……如此等等。与具有社会性的题材相应，诗人的话语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前期作品对隐喻、暗示、“超现实”修辞方式的探求，转入运用类似于“大众信息”式的口语和鲜明的“叙事”风格。克劳斯重视诗歌的社会性，但并未将诗写成直接“评判”社会生活的说教，他的“立场”

是隐藏在具体的叙事细节中的，他的感情也保持着高度的冷静。读这样的诗，读者首先看到的是生活的“原样”，至于如何评价这种“生活”的意义，要由读者“协助”诗人共同来完成。《农民》就是这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这首诗中的青年农民之家基本称得上“小康”水平，他有一些能带来“利润”的家畜，还有一台拖拉机。但是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有人今天倒闭，有人明天开张”之类的报导漫天飞，他们的心仍是慌乱的、不踏实的。他们想生一个孩子，但又考虑到家业未稳，如女人休了产假，“谁来照看这些牲口？”城市化贪婪地扩张至乡村，大面积的耕地被侵占，一栋栋有着魅人名称的豪华别墅和城里人的休闲俱乐部“立在他们的田野当中”，让他们不安和不平。

诗人描写的乡村仍保持着一些旧式的日常生活方式，甚至星期天的弥撒还做得有模有样。但是，“村中教堂的钟声是否会保护他们”？如果他们相信会的话，那又为何在信用社存进了一年的收入时，那些握着存折的手竟然会因担心货币贬值而“发抖”？诗中有两处引用了人际对话，其内容都是困惑的疑问句：“谁来照看这些牲口？”“这没危险吗？先生，会出什么事吗？”体现了农民内心浓重的烦忧和诗人对他们的同情。烦忧和同情正是此诗主要表达的东西。

此外，还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诗中惟一确指的地点——“佛兰芒（观光俱乐部）”。佛兰芒是克劳斯的故乡，诗人在五十年代中期回到了故乡定居写作。在有关故乡的诗中，“克劳斯一方面对生他养他的佛兰芒情深如海，另一方面又痛恨它的封闭和沉闷”（译者胡小跃先生语）。这首诗也体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的感情。农民“由于劳作和播种缺乏远见”，面对动荡不稳的经济形势，只会烦忧而迷信地祈祷“上帝”，而几乎没有可行性对策；更可笑的是，农民“为了消灭/三只蝙蝠被活活地钉在谷仓的/门上”。这种封闭而沉闷的心理结构，是否也是使他们更糊涂地倍加烦扰的原因？诗人就是这样真实地、全方位地“叙述”了此时代的农民心态及生活，激起了我们既同情又叹惋的复杂心灵经验。

这首诗启示我们：诗人应对当下具体的生存境况发言，保持一颗公正而悲悯的心。但他的“倾向”应通过真实的、有感染力的细节体

现，而不应自诩为占据了道义优势，来居高临下地“评判”生活。这首诗的感染力正在于对农民生活“场景/交谈”的客观叙述，将同情与批评的浑融一体。它带给我们的思考比那些简单化的“呐喊”要丰富得多。

帕尔·拉格克维斯特

帕尔·拉格克维斯特（Pär Lagerkvist，1891—1974）生于斯莫兰省维克舍镇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充满宗教气氛的家庭中度过童年，中学时代酷爱阅读文学、政治、历史书籍。1911年入乌普萨拉大学文学系读书，并开始文学创作。一年后因生计所迫而辍学。1913年他出版了文学理论著作《语言技巧和刻划艺术》，主张用质朴的艺术手法和简明的性格表现生活，成为当时瑞典文坛的中心人物之一。1915年出版小说《人与铁》引起较大反响，同年赴巴黎接触到立体派绘画和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诗歌。1916年出版诗集《苦闷》，成为瑞典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格克维斯特旅居丹麦，数年后返回斯德哥尔摩继续写作。著有戏剧、小说、诗歌多种，深入揭示人类的生存境况，带有个人主义的存在主义意味，在北欧影响甚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一名博爱主义理想的拥护者，以自己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创作，歌颂祖国，呼唤自由，表达了人类经历磨难后终将战胜暴力与种种邪恶的信念。拉格克维斯特最著名的作品是两部长篇小说《侏儒》（1944）和《巴拉巴》（1950）。特别是后者，在圣经人物原型的基础上展开丰沛的想象力，深刻表达了人类内心世界的冲突、挣扎，以及对人类永恒问题的叩问，受到批评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称赞，具有国际声誉。

拉格克维斯特主要以小说名世，但他的诗作也是欧洲文学中的瑰宝。他认为，“艺术家要能阐述他的时代生存，为同代人及后来者命名此时代的思想和感情”。他的诗汲取了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长处，最终发展出具有自己鲜明个性的表现主义诗风。他以质朴、内在的诗歌话语，终生不倦地探究生存和生命之谜，与对宗教信仰的思辩；他既对失落的信仰抱着深深的乡愁，但他又并不独断地指斥现

代科学精神。因此，他的诗歌意蕴丰富，在悲观情调中含有促人深思的灵魂洞透，融“温柔易感”与“骇怖的信息”于一体（安德斯语），被公认为瑞典现代诗的顶峰。

拉格克维斯特的主要诗集是《种种主题》（1914），《苦闷》（1916），《你们为什么快乐》（1921），《夜晚的世界》（1953）。“由于他在作品中为寻求解答人间永恒问题而显示出来的艺术活力和真正独立的见解”（获奖理由），1951年拉格克维斯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用我苍老的眼回顾

用我苍老的眼回顾，
过去的一切是如此遥远。
一条石路上
疲惫的牛群在傍晚渴望归家，
一辆负载沉沉的马车，一条残旧的轮迹
农屋的灰色的山墙——
在一个窗口有一盏灯。
溪流纵横的沼泽地上
浓雾覆盖在黑沉沉的水上——

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个？它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生命在走得太远太远，在另一个世界，
犹如在另一个世界。
而现在，它行将完结
这没什么关系。
在有人在出生的地方，
在他生命开始的地方到
后来的死亡之前的结束的地方
这一切有什么区别？

一条石路，
一辆负载沉重的马车，一条残旧轮迹——

我的灵魂里充满了傍晚的贫困
和从破旧的牛栏的提灯上发出的光芒。
当灯被提着从一所牛栏到另一所牛栏，

牛栏里牲畜们睡得正沉。
尔后，灯被提到农屋
灯闪烁着，透过已不再存在的花园小径

听到了一个已死了很久的人的脚步声。
过去的一切是如此遥远。

我的灵魂里充满了傍晚的贫困
和从破旧的牛栏的提灯上发出光芒
从花园小径到灰色的农屋
这些现在已不再存在

我的灵魂？这与我的灵魂有什么关系？
与沼泽地，一条溪流的沼泽，
一个雾霭沉沉的黄昏，从牛栏提灯上发出
的光芒——
我的灵魂总选择去寻找远方的，
隐藏的事物，总在群星下流浪。

一条石路啊，一辆负载沉沉的马车，一条残旧的轮迹——

他们拍着手倾听着词语，
这些词语对人类的心灵大多数难以理解，
他们拍着手坐在一张旧桌旁
晚餐已被拿走，只有一本旧书
在神圣的宁静中安静地放置好，
从遥远的地方一颗星闪耀在房屋的泥顶上，
一所死亡的房屋，
在深秋的一个傍晚。
有个人步履沉重地走进来，
把牛栏的提灯放在门旁

走进这颗星的光芒中。
现在，没有一个人错过了
所有的人都死了。

他们还活在一颗星的光芒中
在他们繁重的工作日结束的那天。
他们在光中静止地坐在一起
光——一颗星的光，不是所有的星。

一起……
在一张旧桌旁。
宽大的，疲惫的劳动的手。
但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个？它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灵魂，孤独地与你的黑色火焰一起燃烧！

我是个陌生者，生来就是个陌生者。
在我生命的秋天我仍是个陌生者。
用我苍老的眼回顾。

我们从哪里来？什么是我们的灵魂？
浓雾覆盖在黑沉沉的水面上，从牛栏提灯上发出的光芒，
一颗星的光？

把我的双手压在我苍老的眼睛上，
这曾经是孩子的——

……死亡的房屋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
有个人步履沉重地走进来，
把牛栏提灯放在门旁

走进一颗星的光中。
现在没一个人错过了……

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个？

(安妮 译)

[导读]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评价拉格克维斯特的文学创作时说，“他早在众人之前就觉察到正降临于人类的不幸，而使得他在北欧文学里成了人类痛苦的先知；同时在人类精神的圣火面临着被暴风雨所吹打熄灭之际，他也是那些夙夜匪懈的篝火护卫者之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这一崇高评价的前半部分或许有一点点夸大，因为即使我们仅就瑞典现代文学而言，斯特林堡（1849—1912）似乎更有资格获得“人类痛苦先知”的评价；但将拉格克维斯特称誉为暴风雨之夜人类精神圣火的“夙夜匪懈的护卫者”，却是极为准确深刻的指认。我们应注意的是，这种“护卫”不是基于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式的情感偏执和空泛的祈祷，而是伴随着现代人深深的自省和对当下生存的认识。因此，这种别具深意的“护卫”，更容易打动现代人的心灵。

《用我苍老的眼回顾》就采用象征主义手法写出了一个灵魂光芒护卫者的形象。此诗的中心意象群是：一条石路，一辆负载沉重的马车，一条残旧轮迹。一盏孤单的牛栏提灯。我们知道，一个诗人的意象只有一小部分来自阅读，而大多数来自于诗人过往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他心中的重现或追忆。而这些意象，“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韦勒克《文学理论》）。我们注意到，此诗的中心意象群共复现了六次之多，它摆脱了具体的指涉性，而成为诗人灵魂的象征（或称他灵魂的“客观对应物”）。

漫长的一生即将过去，诗人回望来路，“只记得”这条负重的牛车艰辛跋涉的石路，和孤单地燃烧的灯盏。这一象征体的含义无须我解读，读者自会明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象征既是坚定的，同时又有着浓重的忧郁；既是自明的，却又含有无边的岑寂乃至追

问。——“为什么我只记得这个？它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的灵魂？这与我的灵魂有什么关系？”“我们从那里来？什么是我们的灵魂？”这一系列疑问句扰得我们心灵不安。在这首诗里，对“光明”的护卫这一问题，已不再只涉及到人类的勇气了，它更涉及到寻找和确认何为“光明”的困难。这就是人类精神历史由“堂吉诃德原型”到“哈姆雷特原型”的精神转型。拉格克维斯特的魅力也正体现在准确地为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命名。

在此，一方面他承认自己“灵魂里充满了傍晚的贫困”，另一方面又坚持对灯光（和星光）的歌赞。在他看来，人类的灵魂尽管充满种种困厄、冲突，甚至“在我生命的秋天我仍是个陌生者”，而没有找到光明的归宿；但这一寻找过程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的灵魂总选择去寻找远方的/隐藏的事物，总在群星下流浪”，“我的灵魂，孤独地与你的黑色火焰一起燃烧！”诗人最终肯定的是人类寻找光明的伟大意志。

对那些真正深刻而优秀的诗歌来说，是没有必要截然分出“悲观”与“乐观”，“坚信”与“迟疑”的。像坚实润泽的蛋白石一样，它的光能在慢慢转动的不同角度下放射出不同的色彩，诗歌经验的包容力由此产生。而这首诗就是这样含义深广的精品。

谁从我童年的窗口走过

谁从我童年的窗口走过，
在窗上哈气；
谁在我童年没有星光的深夜
从我窗口走过？

他用手指，用手指的温柔
 在玻璃上，在水气蒙蒙的玻璃上
 划一个符号，
 然后沉思着离去。
 永恒地
 把我弃置在世上。

我该如何破译这符号，
 一个由他的呼吸留下的符号。
 它停留了片刻，没等我理解便悄然消失。
 永恒的永恒啊，却来不及破译这一符号！

我早晨醒来时，玻璃窗十分净洁，
 我看到的依旧是昨天的世界，
 但它的一切使我感到陌生。
 我站在窗前心里充满了孤独和不安。

是谁走过我的窗口
 在黑沉沉的童年之夜？
 永恒地
 把我弃置在世上。

（李笠 译）

[导读]

此诗是拉格克维斯特广为人知的佳作。在诗人简传中我们知道，他是在一个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中度过童年时光的，而且其家乡维克舍镇还是瑞典斯莫兰省主教总教堂的所在地。浓郁宗教精神的熏陶对诗人一生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

诗人营造了一个带有童稚气息的情景：有谁在“我”童年的窗口哈气，并用温柔的手指划上了一个符号。这一符号是如此神奇又如此暧昧，它昭示着什么？使“我”苦苦地思索、“破译”，终其一生仍是